

女神的毁灭

nu shen de hui mie



女神的毁灭

——苏联爱情小说选

黎 华 选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8 济南

苏联爱情小说选

女神的毁灭

黎 华 选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乳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开本13.6印张 292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8,810

ISBN7-5329-0150-5/I·129

定价3.30元

编者的话

本书选收苏联八位作家的中短篇爱情小说八篇，都系名家佳作，委婉缠绵，清丽隽永，风格多样，各具特色，有的是描写纯朴、忠贞的爱情，表现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寓意深长；有的是揭露和批判爱情上的自私冷酷和淫邪狡诈行为；有的则在写作技巧上有一定长处，对爱情心理的刻画细腻入微。

世有男女，就有爱情。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爱是人的天性，本能。但人世间，爱情有不同的社会内容，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心理状态，不同的格局以及不同的结果，这就使之呈现了纷繁复杂、各式各样的情态：有精神的，有理智的，有崇高而真挚的，也有激情的、肉欲的，乃至卑劣而放浪的。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是人类最值得珍惜的感情之一。但是随着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生活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爱情也在升华。社会愈进展，人类愈文明，人的个性就愈宽广，精神面貌就愈美好，人们对爱情生活的要求也就愈高尚。爱情需要真诚，需要心灵的沟通，爱情以相互的理解和关怀、欢乐和幸福、真诚和纯洁、眷恋和憧憬充满人类生活，美化人类生活，爱情是和对生活、对人类的爱联系在

一起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和对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分不开的。在爱情问题上，人们崇尚纯朴的心灵，善良的品质，高洁的情操，真挚的感情，优美的风度以及坚贞不渝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苏联作家各自在努力寻觅时代的精神，探索人类现实生活的真谛，开拓文学发展的艺术新路。他们注重社会道德问题，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塑造普通人的形象，特别是对普通人的内心世界表现出特殊的兴趣。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苏联不少爱情题材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揭示、分析爱情生活在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一个侧面真实地或比较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在题材、风格和思想倾向方面具有不同流派的特色，在艺术手法上有不少创新。本书所选作家中有蜚声世界文坛的大师高尔基，有在苏联颇负盛名的老一辈作家波特雅契夫、拉甫列涅夫，也有闪烁着奇光异彩的当代名家瓦西里耶夫，近年崭露头角成就卓著的新秀康德拉季耶夫，还包括了苏联各少数民族中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冈察尔。他们的作品或柔情婉约、意境如诗，或风趣泼辣、犀利深刻，或抒情浓郁、淡雅如画，或幽默讽喻、富含哲理，讴歌严肃的、超脱世俗观念的，至深至诚矢志不移的爱情，谴责见异思迁、背信负义、玩世不恭以及轻率放荡、爱情至上的思想行为。我们希望这些优美动人，反映了一定社会内容，兼有生活情趣和道德力量的爱情小说能扣动读者的心弦，引起精神上心灵上的共鸣，充分享受到真正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美，获得高尚情操的启示和美好感情的熏染。每篇作品后附有陈波同志写的简介。

选编某一特定题材的小说集，既受范围和篇幅的限制，

又要求尽可能反映多方面的问题，编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1月10日

于天津小海地

目 次

女神的毁灭·····	鲍·瓦西里耶夫(1)
	秋 声 译
谜·····	韦·卡维林(41)
	景 海 何 汉译
从上游来的玛莎·····	奥·冈察尔(84)
	乌兰汗 译
清歌梦回·····	米·舍甫钦科(119)
	袁振武 译
初 恋·····	马·高尔基(196)
	臧乐安 范信龙 井勤荪 译
阿迦菲娅·····	谢·波特雅契夫(237)
	黎 华译
阿霞的大尉·····	维·康德拉季耶夫(316)
	张 杰译
第四十一·····	鲍·拉甫列涅夫(357)
	曹靖华 译

女神的毁灭

鲍·瓦西里耶夫

秋 声译

“你的情况可不妙呀，姑娘……”

这是谁说的话，谁？谁的话呀？娜佳竭力想回忆起什么，理解什么，集中思索什么，但脑中空空，只有这句话不断在耳际回响：“你的情况可不妙呀，姑娘。你的情况可不妙呀……”之后，有谁从她身边走了过去，通向大房间的门也没有关上。凉风拂来，落地的薄纱窗帘微微飘动。

语声戛然而止。娜佳正想下地走动时，脑中清晰地重现出她安宁平静生活的最后一天的情景。是这样的清晰，以至每分钟，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她为那些细节深深地感动了，她那平凡而单纯的女人的幸福不就在于此吗。

那天早上，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多么的温柔体贴、关怀备至啊。虽然她早已为他的温情所娇惯，也不免感到有些异样。他仿佛有某种预感，而她自己却任何预感也没有，是的，的确没有。现在，娜佳努力回忆那最后一个宁静的夜，那最后一个宁静的清晨，那每一分钟的缠绵、抚爱。她睡眼惺忪地躺在他的身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用鼻子拱他，嘟嘟囔囔说些废话，故意装成一个睡不醒的小姑娘。她

深知她的丈夫——一个鬓发斑白、严肃认真的某大工厂负责人，胸上还有打仗时留下的伤疤——爱她爱得发狂。在这短暂的美好清晨，她可以向他提出任何要求，一切他都能得到，但娜佳什么都不提。她只不过是了解自己在这一良辰的魅力并深深为之陶醉而已。这种自我感觉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种完美的幸福。

然后她平躺着，把脸颊紧靠着他的肩头，听着他那狂骤的心跳怎样慢慢地平稳下来。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比她大二十二岁，但此刻娜佳却显得比他年长。她等到他的心律已经正常，心跳已经放慢，就用嘴唇触了触他太阳穴上显现浅蓝色血管的地方，然后悄悄掀开被子下了床。

他的眼睛微张着。说来似乎奇怪，他们结婚六年了，六年来他都那样偷偷地看她。娜佳知道他偷看，但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现，自顾慢慢穿衣服，就仿佛他在熟睡。但正因为她知道他在看她，她的动作就越发富有女性的柔媚。就是清晨穿衣服这种日常小事，娜佳做来也是一心一意，与众不同。她象小姑娘那样，不是从后面，而是从前面扣紧乳罩，一面穿连裤袜一面嘟嘟囔囔生气，穿连衣裙的动作却象成年女人那样灵巧。她把一头浓密的金发甩到背后——她一个月用烤干的黑面包洗两次，对他眯缝的眼睛投去一掬微笑，便走进厨房。这标志着夜晚的结束。

在单位的车来接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前，他们坐在一起吃早饭。娜佳拉一拉他的领带，检查一下他是否带了干净的手帕、眼镜、笔记本，在门口和他告别。汽车开走了，这时莲卡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

莲卡的母亲死于第二次生育的时候，她才五岁。谢尔

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久久地怀着一种悔恨的负疚感情。直到十年以后，他才不可遏止地爱上了总局的女打字员。而娜佳呢，立即心领了一切，既然没有妄想这家人能去掉对亲人的怀念，也没有觊觎什么特权，这就能使她和那个只小她八岁的他的前妻的女儿很快搞好了关系，即使未成为密友，也成了好朋友。

在那天，她伺候莲卡吃了早饭，送她到了学院，然后就去洗衣店，去各种商店，一路上遇到不少熟人，随便聊上几句，回家之后烧上午饭。这时住本层楼的邻居闯了进来。就是那个多嘴多舌的娜塔莉娅。她拿着一双奥地利皮鞋。这是她兄弟寄来的，而她的脚已经变肥了。她们试穿鞋子，还往鞋子里浇伏特加，但娜塔莉娅仍然穿不进。这双鞋雅致，时髦，修长，后跟很舒适。娜佳穿起来非常合脚，但娜塔莉娅没有提出让给她，决心千方百计把她那双四十号的脚塞进去。就在这时，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来电话了。

“今天莫斯科研究所有一个同志要来。不，不是那个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他们已送他光荣退休了。是另一个同志来和我们联系工作，准备一下晚餐。”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幸福也没有结束。那天她用一個亲爱的妻子和年轻的主妇的全副热情来做款待客人的准备：做了色拉拼盘，不是按菜谱，是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做的，馅饼也是这样精心烤制出的。她着意打扮了自己，穿上丈夫喜欢的那件连衣裙。门铃响了，她奔去开门，脸上漾着开朗的微笑。

“亲爱的，我来给你介绍，这是伊戈尔·安东诺维奇。”

娜佳的微笑凝住了。在她面前站着的竟是戈加。他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七年？八年？不，不，是七年，如果准确

点说是七年半。他发福了，稳重了，似乎还有些谢顶——他毕竟已年过四十了。他挣来了一个大肚子，庄重的仪表，倦怠的眼神，既然是出差代替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说明他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她的心紧缩了。自己也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待她觉察到他那个不太明显的眼神，她才清醒过来：以前他也是这样微微眯起左眼，仿佛说：“镇静，小姑娘，别慌张……”

“非常欢迎，”她又说了一次，请进，伊戈尔·安东诺维奇。”

她推说要准备晚饭，立刻逃进了厨房。这个不速之客来到她正派的家庭，是要好好考虑一下应该持什么态度，如果客人突然提起往事，是不是要首先表示他们曾经相识呢？自然啦，这也未必会发生。他眨了眨眼睛，也就是说，他答应保守秘密。戈加是善于保守秘密的，对谁也从未说过曾是她的情夫。

她完全平静下来，想好进餐时如何谈话，才又回到餐室。她强迫自己作出一个最富有魅力的主妇微笑进去了，正准备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发现两个男人在一本正经地谈工作，便大大松了一口气，动手摆餐具了。

“你们是研究所的头脑。根据协议我们工厂应该给你们提供生产基地，”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平静地说，只有娜佳捕捉到他嗓音中那生硬的调子。“文件上规定的东西，是不需讨论的。而你们答应提供的联合机则要讨论一下。我们的专家不但可以，而且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们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客人讪笑说，“您自然是读过他们所做的结论了？这简直是对我们这一年的工作判处了死刑：现在已是十月份，今年修订方案客观上已经来不及了。”

“不是修订，而是从头来，从零开始。”

“一个当领导的竟这样说！”伊戈尔·安东诺维奇演戏般地喊了起来。“那么，计划呢？保证呢？竞赛呢？那么奖金，第十三个月的工资，开发新技术的附加奖金又怎么办呢？您大笔一挥把我们的一切都勾销了。”

“对不起，”主人说，“我得去给妻子帮忙。”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为已摆脱一场不愉快的谈话。但娜佳是深知戈加那种猎犬一样紧咬不舍的本事的。他向来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他把娜佳夺到手也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一种穷追不舍的气概，逼迫你俯首就范。他现在也是这样，哼哼哈哈地听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讲当地的名胜古迹，但在他们喝完之后，他笑了一下，偶然想起似地说：

“我晓得你拒绝的真正原因，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我们的联合机要求很高的精确度，而你们不愿意找麻烦。”

“你们的联合机是过时的货色。”厂长的话超于预想地不留情面。“你们的任务是设计符合决议精神的机器，可你们呢，不加思索就去模仿西德的产品。也不用心去想一想，为什么人家自己也停止生产这种产品了。如果研究所需要这种产品的资料，我们的工作人员明天就会准备好。”

“研究所需要的是在明年一月一日以前投产，”伊戈尔·安东诺维奇说话声音不大，直视着娜佳的眼睛。“我们准备签署一项保证书，保证做进一步的加工，但必须在今年投产，不然我们整个计划就要破产……”

我的天，怎么他老是盯着她？娜佳垂下睫毛。重新扬起后，看到的还是他那探询的目光。一刹那间她忽然害怕了。

最后她终于控制住自己，作出了一个微笑。

“请尝尝我做的色拉，伊戈尔·安东诺维奇。”

“谢谢，味道很好。”客人干巴巴地说，神情依然紧张。“明年我们的首长就满六十岁了，您给他准备的寿礼可够意思，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

“您要明白，伊戈尔·安东诺维奇，这是全然不可能的！”主人把团成一团的餐巾扔开。“把明知不合格的机器投产，仅仅因为你们首长六十大寿，这……这简直是不道德！”

“不道德？”客人拖长声音把这个措词重复了一遍，仿佛在品味它的含义。但又突然微笑说道：“您也认为这是不道德吗？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

“请原谅，我没有注意你们的谈话。”娜佳急急忙忙站起来。“请允许我来上菜。”

她机械地忙碌着，全副精力都用来控制自己不要脸红，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两眼直冒金花。但她还是战胜了自己，不但没脸红，而且还听清楚了伊戈尔·安东诺维奇的声音。他好象已经不再说服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而是完全转变了话题。他谈话轻松自然，无拘无束，突然，来头不明地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您在莫斯科国立戏剧艺术学院学习过，是吗？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您认不认得尼古拉·米罗诺维奇·库德里亚绍夫这个人？不认得？真遗憾，他这个人真是有意思极了，他最后一个情人叫他‘柯利亚爸爸’……”

谢天谢在，世界上幸好还会发生奇迹：电话铃响了。娜佳立即冲到前厅。“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提起那早已成为过去

的事：为什么她也老是这样傻里傻气，称丈夫为‘谢廖沙爸爸’……”

“客人还没有走吗？”电话里响起了莲卡的声音。“娜佳，我在玛莎家里，如果有什么麻烦事，就给我来电话。”

娜佳勉强地回到房间里，勉强地作出微笑，而自己却并无恐惧地担心戈加在她和莲卡通话的时候会不会又说了些什么。

“他很有气派，很会享乐，博学多才——总之，他具有一种让二十岁的傻丫头们头昏目眩的东西。”伊戈尔·安东诺维奇若无其事地继续发挥。“对于他来说，这一切只是一种游戏，一种竞技，一种自我肯定的手段：他一个晚上就能从任何人手中把姑娘夺过来。您想想看；这个妇女的宠儿，命运的娇子，人都五十了还象十八岁那样钟情。”

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出于礼貌听着，但他对这种话题实在不感兴趣。娜佳看出了这点，象一个女学生一样高兴起来。戈加呀，戈加，你是白白地在那里编织网罗，主人根本没有听你说些什么。

“……他称她为女神。她确实象女神一样美貌——皮肤白皙，身姿婀娜，那双眼睛有如此的魅力，无论哪个男人走过，魂都要被勾了去。就是库德里亚绍夫，这有世界名声的导演，人民演员也……”

啊，和这个人民演员认识的那一天，她记得多么清楚！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她急迫地指望他的帮助，而且这种结识本身使她感到无上光荣。在她那短暂空虚的一生中，库德里亚绍夫的出现把她带进了另一个高级的上流社会。她独自来到他常常光临的咖啡馆，巧妙地把那些渴望和她同桌而坐的倾慕

者打发走，一看见门口出现他的身影，便拼命地跟他招手。

“出了什么事，小姑娘：象你这样招手，真象溺水者向驶近的轮船呼救。”

“我就是个海中的溺水者。我真怕轮船会开过去不理我。”

她做出了一个最纯洁的迷人微笑，于是库德里亚绍夫坐到她的桌旁。娜佳的心急促地跳动着，但还是谈笑自若。这使得库德里亚绍夫从那一天起就和她寸步不离了。

“真是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你——是我最后的爱情，比我第一次爱情更强烈。请你相信：男子在失去第一次爱情后，还能保持一种自信和希望；但是如果失去最后的爱情，他就失去一切——生活的意义，对自己的信心和生存的欢乐。”

当库德里亚绍夫终于抛弃她时，她真是痛不欲生，备受折磨。这时她重新审查了自己的一生。就算是她的错吧，但是哪能这样离开她，毫无预兆，而且就在马路中间。他走了，头也不回。她也就离开了那个世界，她变换了职业，参加了工作。在那次街头惨变六年以后，她经过努力使自己又听到了：

“您是我最后的爱情，娜佳。”

这次说这话的便是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向她正式提出了求婚，决不是让她惨兮兮地当个情妇。他身上具有那种她一生都求之而不可得的东西——忠实可靠。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幻想得到的真正的男人的忠实可靠。于是她成了他的妻子，一个忠诚的、无限感激的妻子，并成了他那成年女儿的朋友。所以你就来吧，戈加，你就胡说八道，旁敲侧击吧，你就讥笑吧，在这儿你那一套行不通。

“库德里亚绍夫就喜欢断言，说人类一切都能忍受：入侵，海进①，革命，反革命，原子弹和人口爆炸。但如果把妇女都变成一个样子——那对于人类来说无异于死亡。社会已有几百万年的发展史，它的基础存在于莽莽苍苍的混沌之中，谁也无法探知其中的奥秘。但如果造物者很清楚地将女人分为两大类——母亲和女神，那反映的是自然本性，绝对不是什么社会不平等。您喜欢这种说法吗，谢尔盖·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对这类问题很不在行。”

“但正是这个问题和道德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实际上，用什么来衡量道德水准呢？用刑事犯罪的百分比？荒谬绝伦。根本就不是一码事。您可能会说：忠诚，善良，勤劳，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这一切只是次要的标志。”

“我不认为忠诚和勤劳是道德的次要标志。”

“您难道没有感觉到，道德的基础是对妇女的态度吗？如果一个社会把母亲和爱情放在一个望尘莫及的高度，我相信这个社会是道德的。但如果人类的母亲这个字眼儿变成了醉汉的骂人话，对爱情指指点点地谴责，那我就盼望时间倒流啦……”

啊，伊戈尔·安东诺维奇所说的这些话，娜佳都可以逐字背出来。库德里亚绍夫最喜欢高谈阔论了。但她怎么也不明白戈加为什么把这套废话端给虽觉索然无味但仍礼貌地倾听的主人。但她看到了此种情景还是完全安心下来了。然而这些话毕竟引起了某种惆怅在心中隐隐作痛。

第二天电话铃响了，她听到的是一种曲意奉承的、熟悉

① 由于各种原因引起陆地相对于海面下沉，并使海水侵入陆地的现象。

得让人厌恶的声音。

“你好呀，女神。昨天我看到你那样美丽，被人爱着，而似乎过得也很幸福，非常高兴。我这个观察不错吧？你为什么不作声？”

“是的，”她压低了声音说，颓然坐在椅子上。

半裸的莲卡从房间里探出头来：父亲上班了。她刚刚洗过澡，想使身体凉爽凉爽。

“你不舒服？”

娜佳使劲地摇摇头，作出一个微笑。谢天谢地，莲卡又缩回自己房间了。而戈加还在那儿步步进逼。

“你不想出来和我见面？瞧，瞧，别假装沉思啦，我们谁还不了解谁呀。别紧张，我需要你来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朋友、同志和小兄弟。”

“这不可能，”她用手捂着听筒，轻声地说。

“你想想办法，这方面你很擅长的呀。我的电话是319。等着你的回话。”

唯一的地点是咖啡冷饮店。要拒绝这样的约会是很危险的。鬼知道戈加还会胡说些什么话。那就定了：咖啡馆。娜佳平常也有时去那儿，所以在那儿露面不会引起人注意的。而戈加应该比她到得晚一点，这样，就好象是偶然碰面的。他看到她应该大声表示惊讶。娜佳一面穿衣打扮一面把一切细节都考虑好了。然后就挂了个公用电话，通知他准确的时间，戈加和过去一样准时赴约。他大声表示惊讶，大声请求她允许和她共用桌子，并吩咐上香槟酒。

“我记得，你曾经爱过他。真有意思，称心的婚姻改变了胃口？”